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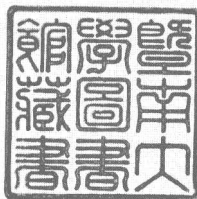
阅 览

刘瑞明 著

上

刘瑞明文史述林

文懷沙署



甘肃人民出版社

H1-53
2013/0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瑞明文史述林 / 刘瑞明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6-04041-6

I. ①刘 … II. ①刘 …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5050 号

责任编辑:马 强 肖林霞 马海亮
装帧设计:王林强

刘瑞明文史述林

刘瑞明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1.75 插页 11 字数 3700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4041-6 定价(上下册):480.00 元

瑞明同志：书奉收到。

读《宋诗选注》过一遍，理水石开
世选诗同，奉多在原件
上未读，多者否，其他
诗同，宋国事兄，书是
作卷，物乞，望原。此
可收。

钱锺书

书

六月

1980年，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就对《宋诗选注》的建议及请教给刘瑞明复信



1983年8月，中学文言文教学研讨会代表到叶圣陶（前排中）家访问后合影，中排左三为北京师范学院张寿康教授，后排左一为刘瑞明，后排右一为叶圣陶之子叶至善



1986年8月在酒泉，讨论《敦煌文学》撰稿，与周绍良先生合影



2012年教师节，省长助理、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庆阳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栾克军亲切慰问刘瑞明先生

序

刘瑞明教授是我校老校友,是我的学长。他毕业后几十年来默默耕耘,不仅教出了大量的学生,在学术上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所在的学校庆阳师专(今陇东学院)距甘肃省会兰州较远,又不通火车,距西安较近,但又隔省,所以无论查找资料、学术交流,都不太方便。但这些都并未影响到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学者。他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献》、《辞书研究》等刊物上刊出,也被同行专家所引用。在兰外高校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天水的张鸿勋,庆阳的刘瑞明,该领域无人不知。刘瑞明先生在古汉语的其他方面和古代文学及民俗学方面也有所建树。一方面是校友,再者 20 世纪 80 年代我也搞过一阵敦煌文学作品的校释,他到兰州开会或查阅资料、或看望老师时,我们也常一起讨论些问题。我觉得,刘瑞明先生学术上涉猎广泛,读书扎实,也常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问题,而且,这些也并未随着他年龄的增大而改变。所以,他退休之后仍时有论文刊布。

今年刘瑞明教授把数十年发表与未发表的近 300 万字,300 多篇文章分为《谐音造词法论集》、《词义论集》、《泛义动词论集》、《词缀论集》、《汉语人名文化》、《敦煌学论集》、《文学论集》、《说神道鬼话民俗》八卷,总名《刘瑞明文史述林》结集出版。

2004 年刘先生以 14 篇论文的《汉语谐音造词法研究》申请甘肃省高校 2002—2004 年度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获得一等奖。我是推荐人之一,我的推荐书说:“刘瑞明教授近年来从事汉语词汇学研究,在造词法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汉语谐音造词法研究》是其在长期积累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基础上于近两年中集中发表的一组系列论文。分而言之,每一篇都有创见,都作了古今贯通,南北联系,从实际生活中考察语言的演变和一些词汇的产生。合而观之,深入探索了汉语方言、口语的造词法,揭示出隐实示虚、趣难等规律,在理论上是一个发

现,方法上也有创新性。作者知识面极宽,引述材料丰富,采用‘小题目,大文章’的写法,通过对典型例证的集中分析、论证,揭示真理,将很多材料通过对某一或几个例证的分析集中起来,便避免了一般语言学论文的单调与枯燥,也颇值得注意。总之,我以为这是近年中我省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故特予推荐。”

现在《谐音造词法论集》中居然有覆盖面极其宽广的 91 篇论文。从历时来说,上自《诗经》,下至今天仍存在于口头或书面的词语。如《豳风·七月》“六月莎鸡振羽”的“莎鸡”,后来许多方言的趣名是纺织娘。刘先生认为是“妨·吱·嚷”的谐音:吱吱的鸣声嚷得妨碍人。“莎鸡”是“绩纱”的谐音而倒序:纺纱。这说明《诗经》已经有谐音趣难词。

古今语言学家都只着眼于书面语言,由于对群众口语不屑一顾,因而往往麻木无知。刘瑞明教授则独垂青睐而从中深掘出语言学学问。例如对耳熟能详的“单眼龙”一词,他说不是用“龙”来比喻,而是谐音“窿”:窟窿。窟窿是空的,可以透光,从而指有视力。单眼窿:一只眼睛是通明的。对比出有一只眼睛是不通明即是瞎的。俗语把眼、耳、鼻不灵敏或无感觉,都说成“实着呢”,即堵塞着。龙——窿——空——通明,四曲折。可对比的是其他方言“姊妹篇”的说法,如湖南吉首叫:一只虎。柳州话叫:单铎。武汉话叫“半边街”。海口话叫:单排目。方言词典都避难没有理据解释。刘先生解释,“虎”是“糊”谐音;“铎”是“戮”的谐音、柳州话“戮:戳,杵”。单戮,犹如说:只戳了一个窟窿,此指有视力的那只好眼睛。“街”是“盖”的同音异调谐音。“排”是“败”同音异调的谐音,犹如说:坏。而且又举出最早的例句,《五代唐史平话》卷上:“李克用出马答道:‘咱是沙陀□□射的儿子独眼龙。’”

《对蜥蜴 100 个称名的语言学研究》首次论证:蜥蜴有断尾逃生的奇异本能,当由“析尾”的理据称名。“析”的意思是分离。“尾”字古音当读如“易”。《孟子·离娄下》:“蚤起,施从良人之所至。”此“施”字音 yì,其实就应是“尾”字口语音的别写。杨伯峻《孟子译注》正把此句翻译成“尾随在他丈夫后面行走”,完全正确。《左传·文公十七年》:“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汉代缩合成“首尾”,见字明义,又作“首施 yì”,就是“尾”音“施 yì”的直接证明(至今陇南方言中仍说“尾巴”作“yì 巴”,西和方言四声中为第三声)。《后汉书·邓训传》、《乌桓鲜卑传赞》也有“首施”词。又有“首鼠”的同义词。《后汉书·西羌传》两见“首施两端”。注:“谓‘首鼠’也。”宋代陆佃《埤雅》:“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两端者谓之首鼠。”

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上·后汉书·首施两端》：“今案施读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犹‘首尾’也。首尾两端即今人所云进退无据也。《春秋》鲁公子尾字施父，是施与尾同意。服虔注《汉书》曰：‘首鼠，一前一却也。’则‘首鼠’亦即‘首尾’之义。”朱起凤《辞通》对“首尾”“首施”“首鼠”并言：“施读如《周南》‘施 yì 于中谷’之施。音与尾近，其义亦互通。”但“施”与“尾”仅是同音，而不同义。刘大白《辞通序》批评《埤雅》与《读书杂志》的解释都是望文生义。而另解释成“双声譌语”：“由鼠转施，也是双声相转。”古代语言学家对特殊的词义理据不知时，往往用含混无准的“声转”来解释，往往也是错误的。具体而正确的解释应是：“首尾”按口语音别写成“首施”。“首鼠”则是“首搐”的谐音：头缩回去。

“蛇医”之名，《方言》已有。“医”字风马牛不相及而相及，无巧不成书，总得有个附会成趣的原因，正是“尾”的口语音的谐音。“蛇医”的理据即“折尾”或“舍尾”。而成都叫蛇太医：“太”是“泰”的谐音，指平安。“蛇太医”的理据：折（舍）尾而泰。《本草纲目》有蛇医母、蛇舅母的趣名。蛇医母，由“折尾谋”谐音：折尾是脱险的计谋。蛇舅母，由“折救谋”趣成：折尾是自救的计谋。广东汕头叫舅母蛇，即自救之谋是舍尾。山西万荣叫蛇儿子。当地“儿、二、耳、扔”等字同音，略如普通话“日”字音。名字的理据便是“折、扔、孳”：折掉的尾巴仍然孳生。趣说成此虫是蛇的儿子。西安叫蛇夫子、蛇肚子，都是“折复孳”的谐音。蛇夫子，字面意思是：蛇老先生或者以蛇为丈夫。“蛇老先生”与“蛇儿子”成为老少配。蛇肚子，趣味在于说蜥蜴是蛇胎生的，而对比真正的蛇是卵生的，都是很有文心的趣名。

《螳螂古今趣难系列名称辨证通释》也多有精彩内容。螳螂的许多名字，居然都是从它勇而无谋来警世的。名称虽然各不相同，而理据却是殊途同归的。说明群众对谐音趣难制名的熟能生巧，得心应手，实在是既有哲理也很有文心的。也说明《庄子》寓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也结合着古文献的校勘。《广雅·释虫》：“𧈧𧈧、𧈧𧈧：螳螂也。”刘先生说，“𧈧𧈧”必然就是《方言》“𧈧𧈧”的别写，而“𧈧”却应该是“𧈧”的形近误字。“𧈧”音 mi，与螳螂各种名称的音或义都无瓜葛。《经籍纂诂》、《康熙字典》“𧈧”词条，《词源》“𧈧𧈧”词条，都解释为螳螂，注音是 mi。《汉语大词典》有“𧈧𧈧：螳螂”的词条，而注音是：yang。引据都是《方言》。正就是不知道《方言》的“𧈧”是“𧈧”的误字，因而注音却误以为是以“羊”为声旁。

“食𧈧:螳螂。”这是《汉语方言大词典》据《艺文类聚》引文对“食疣”的错字而误立的词条。

“食𧈧:螳螂。”这是《汉语方言大词典》误立的词条。引据是《礼记·月令》“小暑至,螳螂生”句孔疏引郑注:“燕赵之际谓之食𧈧。”其实《十三经注疏》的《校勘记》已经指出:“卢文弨校云:食𧈧疑食疣。”《广雅疏证》也说:“或作‘𧈧’者,‘疣’之讹也。”

《艺文类聚》卷九十七引《礼记》郑注答王瓚问云:“螳螂,齐济以东谓之马𧈧。”马𧈧:这是《艺文类聚》引文的误字,《太平御览》卷九四六引作“马𧈧”,应确。“𧈧”应该是“斧”的记音别写字。“马”的意思是:大。马斧,就是大斧,即螳臂当车的臂,即螳螂那镰刀状的前足,螳螂的很多名称都是用“刀”或“斧”的比喻来说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据《艺文类聚》立条“马𧈧:螳螂”是错误的。

马穀:《月令》正义引《方言》:齐杞以东谓之马穀。《尔雅》疏作:马谷。清厉荃《事物异名录》也有此名。按,也应当是“马𧈧”的误写。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髦”字条对螳螂异名说:“马𧈧、马穀、马谷,即髦、蜚之合音也。”把误名当做确名,则解释没有丝毫道理,含糊其辞而已。

当代口语“滚蛋”,刘先生说,“蛋”是“圆”的,而谐音“远”,让其人滚得远远的。而“混蛋”,“蛋”就是“卵”,而谐音“乱”,是说其人糊涂混乱。于是群众刻意趣难而又妙手天成的巧智,便彰显出来,而在此前我们都是“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臭”的。

从共地来说,武汉、长沙、贵阳、西安、银川、固原、西宁、忻州、太原、南京、娄底、海口、温州、山丹、南宁、香港粤语、南昌、苏州、洛阳、梅县、厦门、徐州、宁波,四面八方都有大量的例证。

一般的语言学研究只停留在语言学层次,刘先生的研究往往是深入到文学的准确理解。综观《词义论集》90篇文章,刘先生阐发的词义理论要点是:对不能见字明义的词语,要从探求理据来研究准确的词义。词的多义是有机的系统,其间若有杂乱而游离的所谓义项,必定是错误的。在遇到不容易理解的例句时,首先要坚持从词的常义理解,而许多研究者却是相反的轻易地立新义。多见的“随文释义”只能帮助理解文意,但不是词的高度概括性的义项。许多辞书与论著都把许多“随文释义”错误地当做词的义项,需要细致认真地清理否定。王力先生在

1983年为向熹先生《诗经词典》作的序中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个人不能创造语言，创造了说出来人家听不懂，所以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同一时代，同一个词有五个以上义项是可疑的（通假意义不在此例），有十个以上的义项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以为王力先生讲得十分正确。现在不少大中型辞书，一个词往往有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平列的义项。不但将引申义另列，将随文释义产生的说法也单独立为义项，甚至将由字误及误释形成的说法也列为义项，叫人不能知其所由然，而且感到不可捉摸。我国目前几种大型的词典、字典，应该以更科学的方法加以修订。

“周章”词，以屈原《九歌·云中君》“龙驾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句中为初见。王逸注为“周流”，言云神行迹遍及各处。这是正确的，因“周”为周遍；《说文》言“乐一竟为一章”，“章”也可为全义。“周章”为联合式复词，与“周匝”、“周遭”等构词及词义同，这本是极明白的，但后来将此简明的“遍及”或“四向行走”义，歧说出迅疾、恐惧、惊视、舒缓、不决、周遍张设、强梁、驰逐、困惑、惆怅、周游浏览、回旋、仓皇、周折等。本书《从“周章”、“章皇”的训释论及词义研究方法》对此详作了梳理辨析。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十《不、丕、否》用六十三条例证来说明“不”“丕”是无词汇意义的“助词”。《〈经传释词〉“不”“丕”助词说辨误》论证这些例句实际分属四种不同情况，都是有词汇意义的。第一类，“丕”的意思是：大。“不”是“丕”的通假。第二类例句实际是反问句，“不”字是否定副词的常义。反问句的实际意思是强调肯定，语气是上扬的，现代以问号传示。“不好？=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反问句容易误解成否定句，所以古注特有“不好，好也”之类的表述。这是疏通句意，排除误解，而不是训诂词义。王氏按照“不好=好”，于是误说“不”与通假的“丕”都是发声，把反问句当成肯定性叙述句。第三类，句子是单纯否定，“不”字也是表示否定。第四类，五个杂例。

辛弃疾《清平乐》：“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俞平伯《唐宋词选释》注言：“‘无赖’……本不是什么好话，这里却只作小孩顽皮讲，所以说‘最喜’，反语传神，更觉有力。这类词汇语意的转化，后来小说

戏曲中常有,如‘冤家’、‘可憎’等等。”但是“无赖”的撒放刁指恶行为的一义,古今从不用于称说小孩的顽皮,这并不是语言习惯,实是词义的基础不事生产与小孩不相关。而且此句根本用不着迂曲解为反语,它应一读到底如:“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最喜的是剥莲蓬。“无赖”即“无聊”,是小儿剥莲蓬的原因,而非人们喜小儿的原因。江苏古籍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词典》中顾复生撰文释句说:“调皮的、不老实的小儿,什么活也不干,偷偷转到溪头,躺在那里尝新莲子去了。”对“剥莲蓬”作了误解,原因正在于对“无赖”只知指恶行而要曲说以坐实,却越说越离谱。王锬以此为例子,作可爱义,一则泯失了“无聊”的转机一层,成为小儿也是真正在作农活,诗意大为平淡了;二则“最喜小儿可爱”的措句也笨拙了。隋炀帝《嘲罗罗》:“个侬无赖是横波。”可爱的是横波,此固可通句意,但太平淡。句实言那横波是无限净莹的。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王锬、郭在贻都说“无赖”是美丽义,但“无赖”绝不可能有美丽义。《“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新说这些都是“无限”义。比如一个处所空间很大,相对来说也就是四面无可间断、界隔。这就是由“无靠”而引申为“无限”义的道理。此义尤其大量见于叙人的某种情怀或某种自然景观的风韵,并以从隋朝到清代数十例来证明。

如有一个人把“随文释义”错误地当做词的义项,就有许多人仿说,积累而多得惊人。《“所”字词义误增的否定清理》否定的有20项之多。“自”字的误增新义,从清代点滴性开始,竟然陆续增加出共27个义项,因而有《“自”字连续误增新义的清理否定》文。学术上这种调整清理性研究是很必要的,却是很少有人做的,因为这需要战略全局性眼光。

刘瑞明先生以深厚的语言学功力也从事敦煌学研究,同样发人之所未发。在经过风起云涌的敦煌文学作品校勘归于冷寂时,他的《〈王昭君变文〉再校议》等多篇文章,有许多胜义,对前人旧说,有重要纠误。《王昭君变文》“直为作处,伽陀人多出来掘强”是敦煌变文中最难校勘的一处。刘先生议言:此段叙突厥各种习俗的文句应是从《史记·匈奴列传》而化用的,与议句有关的太史公话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据此,议句似可恢复为:“□□(唯利)是竟(竞),□直□□(不羞遁走),□□□□(逐水草徙),为作处伽(在处为家),□人多(人习侵伐),出来掘强。”这样,从文意上与下文相承。这至少为解决这个疑

难提出来一个新的思路。

《孔子项托相问书》：“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刘瑞明议“花下”当校勘为“他下”，意思是他家。“花”字下部的“化”是“他”字成误，又误加草字头。并列举敦煌变文多例“××下”就是“××家”的意思为例证。

《韩擒虎话本》：“有北蕃大下单于遂差突厥首领为使，直到长安，遂索隋文皇帝交战。”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把“大下”校为“大夏”，特为设注：“原文‘下’当做‘夏’。大夏是东晋时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407—431)，与韩擒虎时代不相值。又北宋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也称大夏。”这等于说，此变文的作者、讲说者发生了历史年代的极大错误。《敦煌变文校注》也作“大下(夏)”之校。注[一五三]言：“大下，应即大夏。疑指北宋时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于1032年称号大夏，史书称为西夏。当时西夏对宋频频寇略，故话本塑造出韩擒虎这一英雄形象来作为抗敌宣传。但敦煌写本的时间下限今所知不到1032年，故仍有待于校证。”刘先生校议：敦煌写卷时代下限不及西夏立国的1032年，便是“大夏”之校的大碍。“北蕃大下单于”宜校乙为“北蕃下大单于”，“北蕃下”即“北蕃家”之意。此变文中有“蕃家弓箭为上”、“便到蕃家界首”句。“蕃家”自可繁说成“北蕃下(家)”。如此，既不存在误为东晋时赫连勃勃政权之名，也不存在话本创作在西夏政权之后的大疑。还有几处也被视为变文作者常识性错误，刘瑞明都予以排除而论证为校勘问题。

伯二六一〇《攘女子婚人述秘法》等卷有用头发、柳枝、黄土等求女性之爱的众多奇术，研究者或赞叹奇异性，或哗众取宠地说头发等有什么巫术魔力作用。刘先生《敦煌求爱奇术源流研究》则对此作了具体针对性的文化源流研究。

用头发是因为头发代表人的心。古代有以头发为载体的人伦即人性文化，尚未被揭明，刘先生有简叙。《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智辩，不在于四肢及全身无毛。但人仅头长毛发，这也与禽兽全身长毛不同。《列子·黄帝》：“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而人未必无兽心。……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这是从人与兽形态的不同(手足分工，直立，仅头有发)，说人与兽也应有不同之心，即“含齿”所谐音的“含耻”。但有的人无羞耻之心即仅披了一张人皮，也就是借头发趣言恶人心如兽，义兽却心为人。由仅头有发言与兽形之别，进而言与兽心之别，所以头发代表人心。丈夫服了妻子头发灰等于收服了她的心，获得她的爱。还可以

有另一种分析法,殊道同归。女性头发的文雅说法叫“青丝”。而在古代爱情文化,“丝”谐音“私”、“思”,例证甚多。则“青丝”谐音“情私”、“情思”,指爱心。

用柳枝是渊承《易经·大过》“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而用指甲、黄土等则是上承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竹书《杂禁方》:“夫妻相恶,涂(涂)户口方五尺。欲微贵人,涂(涂)门左右方五尺。多恶薨(梦),涂(涂)床下方七尺。姑妇善(斗),涂(涂)户方五尺。婴儿善泣,(涂)上方五尺。……夫妻相去,取雄雉左蚤(爪)四,小女子左蚤(爪)四,以熬熬,并冶,傅,人得矣。取其左麋(眉)直(置)酒中,饮之,必得之。”

类似的方法也见于《金瓶梅》、《聊斋·孙生》中,而且竟然与鲁迅《祝福》中捐门槛一说相似。近代民间流传一本伪托李淳风著袁天纲补著的《增补万法归宗》,是符咒、巫术的汇编,卷五《底杂集人事秘旨》中有许多求爱术正就是敦煌求爱奇术的再传。

《变文艺术影响后世一例》与《敦煌文学艺术性先驱作用例说》也是细致研究文学艺术性的。

《说神道鬼话民俗》分鬼神、预测、婚丧、一般民俗四编,是全方位地深入研究民俗机制的专著。鬼神编对纷繁的鬼神民俗揭示“神由人造”“编造鬼神实际是特殊的文学创作”“张公吃酒李公醉”的规律。比如灵魂观念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文化特殊的说“三魂七魄”,则是渊于“九宫图”,即把系列性的事物与“一”至“九”的自然数搭配。肝=木=魂=三;肺=金=魄=七。将二者的后半部分截取,各是:三=魂;七=魄。把二者联合起来,又去掉等号,便成为:三魂七魄。其实它的内部关系用现在的标点符号表达,本应标点为“三(魂)七(魄)”,即“三”代表魂,“七”代表魄。但古代没有这样严密、细致的标点符号,道教理论家便钻空子有意歧解成:三种魂、七种魄。

《史记·龟策列传》:“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有的昆虫有人所不能比的特长,它们判断环境的有利或不利的变化,往往比人正确。这种认识就是一种特殊、独到的思考。刘先生说:这就是设计用龟占卜最初的“合理性”。民间盛传《推背图》是预知改朝换代的名著,刘先生具体分析,说它实际是“事后诸葛亮”的编造。今日已婚妇女仍然常常说的从孕妇起步左右判断婴儿性别,这是从古代所谓“男三十而娶”的理论的牵强附会。《淮南子·汜

训论》：“礼三十而娶。”高诱有一段详注文字：“三十而娶者，阴阳未分时，俱生于子。男从子数，左行三十年，立于巳。女从子数，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妇。故圣人因是制礼，使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数，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故男子数从寅起。女从巳数，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子数从申起。”把与婚龄相关的“男从子数左行”、“女从子数右行”、“男从巳数左行”、“女从巳数右行”等四句话，再改变成“男从左行”、“女从右行”，从而说孕妇先抬左足必孕男。

我国许多地方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所谓“年忌”俗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叫你商量事。”这一俗谚往往成为跨入这两个年龄的老人或亲人心理上的暗影。我一直认为，这是因为孔子卒于七十三岁、孟子卒于八十四岁，人们拿圣人不能跨过的两个坎作为高龄人的两个“坎坎”。本书从许多相关的情况对比出的结论：这实际本是好事者的文字游戏。“十”谐音“失”相当于“减”。七个减去三个，八个减去四个，余数都是四。而“四”又谐音“死”。如此，“到七十三岁了”便是“到死的时候了”，因而成为所谓年忌。这就为这一民俗年忌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说。

总的说来，刘瑞明先生的论文中多有新说、创说，不同于一些人的陈陈相因、综合他人之说以成文。当然，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有很多问题要不断从各个方面探索，以期得到最佳答案。古代社会既已成为过去，留下了一些著述的古人既已死去不能复活，我们无从执书而问之，我们对一些疑惑的解决，也就只有联系其他文献、联系社会文化知识来破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依据的知识与社会经验不同，答案也会有不同，学者们也只能在相互比较中，以材料充分、论证严密、各方面无所抵触挂碍为是。收入集子中的刘先生的论文，反映了他几十年中努力不懈的探索、思考，新见迭出，无论怎样，总是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提出新的材料或新的思路，提供新的答案，这是可贵的。同时，其中不少论文的结论引据可靠的材料，逻辑推理严密，显然胜于前说，使人茅塞顿开。无论怎样，这套书的结集出版，是甘肃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喜事，也会在全国学术界提供新的材料与讨论的话题，以进一步推动有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以上所谈不妥之处请刘瑞明先生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赵逵夫

2010年10月29日

自序：我的语文情缘与感悟

我幼时家境贫穷，童年平淡，留有几则幼稚可笑的记忆，都与语文有关。

父亲收购破旧衣服，母亲洗补后，再摆摊转卖。摊子摆在平凉南河道，我也就常常跟随到摊子上。南河道有民间的“说书”，我也就常常去听。内容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影响和记忆。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书”这个词，也朦胧感到“书”是大人很感兴趣的，一个人说书，有那么多的人听，还给说书的给钱。说书艺人有时收不到满意的捧场钱，就连连说：“众人都是圣人，无君子不养艺人。”他伸手拿着筐篮，一个一个挨着久久站在听众面前，希望有人给钱。仍然没有人给钱，也不好意思，就接连着向场外走，他又苦笑着说：“买卖不成仁义在。”“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这样的话，我逐渐也琢磨懂了，觉得很有意思。

也许是天生之缘，我见到的第一本书竟然就是语文课本。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县文化馆给失学的女孩子办识字班，我见到的就是识字班课本，有字也有图。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有一幅图画的是许多赤身露体的人，只是屁股前后用带叶的树枝围护住。那时我想他们比我家还穷得多，连破烂衣服都没有。父亲收到富家儿童的故旧衣服，适合我穿的，就叫我穿了。我的衣服在院内、巷内，居然也是“洋气”的。自然，我后来才知道我看到的图，是表现原始人类还没有衣服的蒙昧，我却“望图生义”了。但由此我也朦胧知道“书”中有周围生活中没有的内容，“书中别有天地”，是有趣的。

我八岁时才上小学，语文书每发下来，我就“如饥似渴”地看。新知看得懂与看不懂的对比很明显。大约是三年级，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田仲章，他给我的印象有二。一是使我想知道哪个“中”字为什么多了立人旁呢？二是他是南方人，穿得很洋气，不爱我们平凉，说人太穷。自然也不爱我们这些穷学生，他能记得的学生的名字很少，我们也对他敬而远之。师范的毕业生突然到我们班观摩语文教学。他从来都没有叫学生读新课文，这次却突然指名叫我读。这课文自然也是我已经

揣摩着读过的,我有信心读好。我觉得田老师也满意我的读。到了“哥哥已经结婚”这句话,以前我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猜读的,现在突然另有个猜想:是弟弟说的话,与哥哥结婚的她,当然是嫂子。“婚”应该是“嫂”字,就这样读成“哥哥已经结嫂了”。我抬眼就看到老师不高兴了,并让我停读,并且指责说:“连婚字都念错了!”我自然也知道是自作聪明而错,但抱怨老师:你并没有给我们教过“婚”字与“嫂”字。你也不是好语文老师!虽自作聪明而错,但我不后悔,反而惬意自己竟然能临文而想,由此也逐渐领略到临文而想的收获。

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多次说古诗好,常饶有兴味地拖唱着咏一首诗:ningga 一小舟, pianpian 水上流, lielie 青山外, cencen 到岸头。每句前面的两个字,学生谁也不知道该是什么字,也不知道句子的意思,许多同学却也能顺口背出来,但不满意他自咏而不教,背地把他叫 ningga 老师。他出的作文题一次是《我的故乡》。那时文具摊上也有《模范作文》卖,有的学生就抄袭,老师从未发觉过。这次我也故意恶作剧而抄袭了,不料满篇都吃了连续的红点点,批语还是:铁笔文章,一字不易。我心里就很看不起这位老师,也觉得语文老师不好当。

到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世界更宽广了,从同学处能看到的课外书也多而杂了,兴味更浓厚了。我觉得代数等规律性强,容易学而不爱。一次有一道作业题全班同学都不会,我很容易的做了,把本子交在讲桌上。同学看了都不相信我做的对,就把老师请来讲解,老师顺手看了我的作业,也没有说什么。他讲的解法与我做的一样。不久学校举行数学竞赛,老师叫我参加,得了第一名。语文、历史考试,我爱发挥,往往惹得老师不爱,压低分数。理科考试虽然分数高,但我始终没有产生兴趣。

小学时,大年初一早晨我爱到大街上看商铺贴的春联。多见的“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一看就懂,觉得没有意思。有一副是:“爆竹一声辞旧岁,斗柄回寅万户春。”我懂得“斗柄”,却不懂得“回寅”,没有问人,也不知道查字典(那时中学生也很少有字典)。后来每看到这副春联都遗憾不懂得“回寅”。不知道大学读《离骚》“惟庚寅吾以降”时,为什么竟然没有联系起来。一直到写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发表的《一部有独到见解的屈赋专著——评汤柄正〈屈赋新探〉》,从屈原用“惟庚寅吾以降”说他的生年,才懂得“回寅”的寅就是十天干的寅,指东方。

大约高一时才见到破得连封皮也没有的一本古诗选书,其中《长恨歌》的名字惹得我先看,就觉得好,也有许多不懂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我知道“碧云”词,便猜想“碧落”应指天上,但为什么说“落”,就百思莫解。问了语文老师,也不知道。后来研究古汉语,见到“×落”式的词语多了,而任何语文论著都回避解释。我研究了一番,才写了《“落”字应是词尾》。

大约 1952 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平凉地委宣传部举办“帝国主义分子高金鉴罪行展览”,准备工作是在平凉中学的礼堂内进行的,我进去预先看了全部的带解说文字的展览画,对披着宗教与医疗外衣而进行文化侵略等罪行非常气愤,就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寄给《甘肃日报》,不料竟然与两位记者的报道综合而发表了,后来收到 20 万元(相当后来的 20 元)的汇款,有“稿费三人均分”的附言。由此知道文章能变成钱,叫稿费。

大学二年级时读舒芜的《李白诗选》,认为不少注释错误,写了一篇商榷文章投稿给《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不料得到舒芜复信说: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主任,《文学遗产》副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编辑的。我的意见很正确,将来《李白诗选》再版修改时采纳而说明,就不在《文学遗产》副刊发表了。来信是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信封,非常显赫。被同学先发现,并拆开看了。于是信就在同学中流传,竟然在我手上没有存留过,后来也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也在于“与胡风反革命集团首要份子舒芜有书信来往”的瓜葛。

大学三年级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左派学生强烈呼吁:“人民的白米细面不能给右派分子吃!”于是被勒令自交伙食费。当时正在阅读俄文版《列宁传》,忽然动了灵机,就此发表一篇文章挣稿费。当时《俄语学习》首篇都是俄华对照有注解的文章。已经有现成的中文译文的《列宁传》。我就把列宁在喀山大学发动组织学潮的一段,对照抄了译文,作了二十多条语法注解,拟了个题目《ПЕРВЫЙ БОРЬБА》(最初的斗争)。当时是 3 月 19 日,我 20 日即成稿寄出。《俄语学习》定期每月 5 日出版。列宁是 4 月 22 日诞辰,我要抢这个日子,争取在《俄语学习》四月的一期发表,以取纪念列宁的政治意义。《俄语学习》的文章是很难有政治意义的。我坚信,只要我的稿子在《俄语学习》出版前被编辑部看到,哪怕是已经交印刷厂付排,都会撤销一稿而换成我的稿子。《俄语学习》平常每月 5 日前刊发要目